

第四回 沒奈何押盤隨轎 有機變考古徵詩

詞曰：

才充學飽，繡閣裏觀風試考。詩成七步三章早。暫入侯門，這個青春少。閨中斗捷爐煙裊，棋逢對手真奇巧，英姿雋質偏憐小。鶴立雞群，骨格非凡鳥。

右調寄《醉落魄》

話說楚卿，用過飯，想道：「這妮子好刁蹬，好聰明。哎，你有操守，我也有主意，祇是枉了你一片真心，累你單相思了。但衾兒尚然如此，小姐家教，一發不消說得。不知何時有個著落。我今且寫一柄扇子，送與賈門公。就去問他的號，叫做仰橋。」寫了一首唐詩，後假個名人，書房裏湊巧有印色圖書，檢一城市山林圖書打在上面，袖出送他。賈仰橋喜道：「我尚未做主人，怎反惠及佳扇？」謝了又謝，遂領他到後屋裏，兩邊家人人家，都去拜過。祇見婦人多，男子少。也有留話的，也有立著講話的，直弄到晚。楚卿祇管稱阿孀、阿叔、哥哥、姐姐，一味謙遜。那些見他標致活動，無一個不喜歡。又有一個引他去洗澡。回到書房，祇見燈火夜飯俱已擺在那裏。懊悔道：「此飯或是衾姐送來也未可知，誤了與他講話了。」吃完飯，把燈照檢書籍，都是看過的。有一口大櫥無鎖，開看時，卻是一部《二十一史》。想道：這書還好消閑。因檢後半部來看，燭完，睡了。

明早，楚卿起來到廚下。衾姐與朱媽媽正在灶前，即取一盆水與楚卿，道：「我昨晚送夜飯出來，不知你那裏去了。」楚卿忙問：「你同那個來的？」衾兒哄他道：「我獨自一個送來的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因拜望牆門裏這些人家，又洗個澡。已後再不出書房了。」衾兒掩口笑了一笑，待楚卿洗完，又取一盆水到小姐房裏去了。楚卿出來，悔恨不迭。因此再不出書房，祇把書來看。恐如昨夜，燭盡不得象意，到街上買了二三十枝燭來。

是晚，朱媽媽同一個陌生的送飯來。楚卿問：「這個是那個？」朱媽媽道：「是小姐乳母宋媽媽。」作揖過，見許多蠟燭，問：「要做甚麼？」楚卿道：「看書。」宋媽媽道：「日裏看也夠了，怎麼夜裏還看？」楚卿道：「這個書，不是宦家沒有的。我上年祇看過前半截，因父母亡後，不曾看得後截。故此買燭要看完他。」宋媽媽道：「這也難得。」楚卿吃完了夜飯，二人收去。楚卿暗想：「衾兒今日何不出來？」心中悶悶不樂。勉強看幾頁書，一時無聊，遂題詩一首道：

朱門夜讀漫焚膏，嬌客何人識韋皋？

槐蔭未擊鴉鷺足，藕絲先縛鳳凰毛。

藍橋路近人難到，巫峽雲深夢尚高。

微服不知堪解佩，且憑青史伴閑勞。

題完，感慨一番，睡了。

連連幾日，衾兒不見出來。屈指一算，自四月初八日遇見小姐，初九日到此，今日十四日，已為他耽擱七日了。為何衾姐這幾日影也不見？此事料是無緣。正在呆想，忽見朱媽媽走來，道：「夫人喚你。」楚卿隨至樓下。夫人道：「侯老爺夫人十六日壽旦。明日要去送禮，你替我照這帳上買了物件，備個禮帖，明早送去。」遂將銀子、帳單遞與楚卿。楚卿出來，把禮物件件買完，一齊送進，存銀開帳，結算明白，遞與夫人。夫人見禮物買得又值又好，甚是歡喜。吩咐寫帖：「照這單上，再添膝衣、壽枕兩件，後寫沈門尤氏。」楚卿取帖，寫完送進，夫人看道：「果然一筆好字，件件勝人。你出去罷。」夫人遂把帖子與小姐看，稱讚喜新。宋媽媽在旁接口道：「不但字寫的好，還買幾斤蠟燭，夜裏看書哩。」夫人道：「他肯如此，一發可敬。」

到次日，夫人叫粗用的挑了盤，喚喜新押著拿帖隨去，那侯家留飯。

看官，你道楚卿在沈家做書童，是為小姐面上，還是甘心的到侯家與這些書房大叔、哥哥、弟弟起來？好不慚愧。又想到：不吃些虧，那有妻子這般容易的？別了先回。少頃，挑盒的同著侯家一個阿孀，拿帖來請夫人。楚卿打聽得夫人說「我自然來領，小姐不來。」楚卿就中了狀元也沒有這般得意。心內想道：夫人去後，祇說討針線闖進去，要叩小姐頭，那時看他眉目說話就有斟酌的衾姐自然用情的。

到了次日，朱媽媽送飯出來，道：「我們今日都要跟奶奶去，晝飯我吩咐衾姐送來你吃。」楚卿喜得在書房亂跳。

少頃，祇見丫頭婦女同奶奶出來。衾姐在後望見楚卿轉角門進去了。楚卿正在疑惑，奶奶喚道：「喜新，你隨我轎去。」這一驚，卻又半天起一個霹靂，一魂掉了。祇得應一聲，隨在後面。肚裏想道：千巴萬巴捉得這個空，又成畫餅。不如回去，索性大著膽，叫衾姐出來，說個明白，去了罷。正待轉身，卻見賣玫瑰花的，兩籃約有二三百朵，夫人連籃買著，叫喜新送回，喚宋媽媽拿進去與小姐打餅。楚卿又如接著詔書赦了一樣，急急走至前樓，祇見角門緊閉。恨道：「原來衾姐這般惡作。」又想到：我差矣，如今是夫人叫我送花回，誰敢說我不是！竟大著膽，如奉聖旨一般，從外巷轉入前樓黑角門來，幸喜無人看見。又走到中間樓下，祇見衾兒在那裏替夫人鎖門。楚卿道：「好狠心姐姐，這幾日影也不見，害得我病出。你何不來醫我？」衾兒笑臉相迎道：「我又不曾咒你，我又不是郎中，怎害得你病出，醫得你病好？」楚卿見無人處衾兒迎著笑語，喜出望外，卻心在小姐身上，無心與他纏帳，說：「夫人著我送花與小姐打餅，我要叩小姐的頭。先替你戴兩朵去。」衾兒道：「誰要你戴來？」接著兩籃花就走。楚卿跟進。祇見衾兒走到後樓房裏，對小姐道：「奶奶差喜新送花來，要叩小姐頭。」若素道：「我正要認認他。」走出房來。楚卿定睛細看，比那遠觀更是不同：

羞蛾淡淡，未經張敞之描；眉臉盈盈，欲惹襄王之夢。臨風楊柳，應教不數蠻腰；綻露櫻桃，何必浪開樊口？秋水為神，芙蓉為骨，比桃花淺些，比梨花艷些。

楚卿叩下頭去，看見湘裙底下一雙小腳，一髮出了神。就連叩了五個頭。衾兒在旁笑起來。若素道：「不消了。」細看楚卿時：髻挽烏絲，發披粉頸。豐姿瀟灑，比玉樹於宗之；風度翩躚，軼明珠於衛瓘。穿一件可體布袍，楚楚似王恭鶴氅；踏一雙新興蒲鞋，軒軒如葉縣仙覺。腰間玄色絲條，足下松江暑襪。

若素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？為甚麼到此？」楚卿道：「歸德府鹿邑縣人。因父母雙亡，要尋一個好妻子。」

「標致的，近處怕沒有？特費許多路？」楚卿道：「好妻子原是千中檢一，有才未必有貌，有貌未必有才。比如小姐一般，天下能有幾個？」若素笑道：「你這痴子，好妄想。那佳人配的，第一要才學出眾，第二要門楣宦族，第三要人物風流。若有佳人，焉肯配你？」楚卿道：「小姐有所不知。論才學，喜新也將就來；論門楣，喜新原是舊族；論人物，喜新也不為醜。」若素道：「你既說有才，要配個佳人，我就問你：從來顯不壓彈箏之婦，金不移桑間之妻。乏容奇陋，還是老死綠窗；瞽目宿瘤，終身不嫁麼？」楚卿道：「陌上彈箏，羅敷自有夫也；卻金桑下，秋胡不認妻也；那許婦之乏容，是許允之見，如合巹之後，自悔不得；諸葛醜婦，是黃承彥備了妝資，送上門來，安可不受？閔王後宮數千，車載宿瘤者，盜名也；劉廷式娶瞽女，是父聘於未瞽之前，焉敢背命？今喜新並未有聘，焉得不擇乎？」衾兒在旁道：「不要班門弄斧！小姐是才女，何不試他一試？」若素初見楚卿，已有此意。今見衾兒說出，便把手中扇付與楚卿道：「你既自誇有才，就將這畫上意，吟首詩我聽。」楚卿看扇，是畫月牆內一個半截美人，伸手窗外摘花。遂吟道：

綠窗深處鎖嬋娟，疑是飛瓊謫洞天。

安得出牆花下立，藕絲裙底露金蓮。

若素小姐聽了，讚道：「好，果然好！」楚卿又吟道：

月眉雲鬢束輕綃，仿佛臨窗見半腰。

若個丹青何吝筆，最風流處未曾描。

若素聽到末句，把衣袖掩口而笑。楚卿道：「莫非不通？」若素道：「太難為情些。」楚卿道：「還不盡畫上的意思。」又吟道：

香篝綠草日遲遲，妝罷何須更拂眉？

插得金釵嫌未媚，隔窗撿取俏花枝。

若素聽了，又喜道：「果然捷才，愈出愈妙，令人嘆服。」楚卿作得高興，又見小姐讚不住口，就想吟一首打動他，看是如何。又吟道：

佳人孤零覺堪憐，為恁丹青筆不全。

再畫阿儂窗外立，與他同結夢中緣。

若素聽罷，臉暈紅，微笑道：「文思甚佳，祇是少年輕薄些。你去罷。」楚卿道：「幼輿折齒，不減風流；司馬琴挑，終成佳話。一段幽情，都在這詩上，小姐怎說輕薄？」若素道：「我也記不得許多，你把這扇子去，題在上面。」楚卿道：「在這裏寫罷。」若素道：「不雅。到外邊去寫，寫完我叫採綠來取。」楚卿祇得走出來。想：小姐果是知音。但舉止端重，吟得一句挑逗詩，他就紅了臉，說我輕薄。若要月下談心，花蔭赴約，祇怕石沉大海了。又想：是初遇，不得不如此。自古道：一番生，兩番熟。我今急急寫完，趁夫人未歸，送進去，再鼓動他，看是如何？遂自去寫扇。

那若素，見楚卿出去，對衾兒道：「你好造化。我看喜新，風流雋逸，是個情種。嫁這樣人，你一生受用了。夫人真好眼力。」衾兒道：「小姐說得恁好。」話未完，楚卿送扇進來。若素道：「寫得這快。」遂親手接來，展開一看，卻是一首楷書，一首行書，一首草書，一首隸書。寫得龍蛇飛舞，豐致翩翩。讚道：「不但詩亞漢唐，更且字跡鐘王。」遂把詩念了一遍，對楚卿道：「這第四首，不該寫在上邊。」楚卿道：「小姐，這便叫做太難為情了。凡有才的，必然有情。可惜那畫上美人不是真的。若比得瓊枝，我喜新就日夜燒香拜他下來，與他吟風弄月，做一對好夫妻，怎肯當面錯過？」若素見楚卿字字說得有情，把楚卿上下一相，卻見他袖口露出一件寶玩來。祇為這件，一個佳人未了，又牽出一段奇緣。

未知露出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極妙處是假說獨自送飯，及坐書房，連日影也不見。送花到樓下，無人處笑臉相迎。要替他戴花，反轉身就走。豈不被衾兒弄殺？此是樂而不淫。聞夫人赴酌，得意如中狀元，夫人喚隨轎，驚如半天霹靂。著送花回，如接大赦。摹神！摹神！